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周瓊

編修_臣袁謙履勛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_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_臣程元鼎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魯文公十八年古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乘介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惡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為名賴奸之用為大凶惡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斨檮斨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
六族也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
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

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
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
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蒐慝以誣
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竒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
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
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
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竒禱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

庶幾免於戾乎

定公九年陽虎歸寶玉大弓公伐陽虎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

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
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
亂乎

秦昭襄王以范雎為客卿雎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
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
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
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

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而弑湣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兌之類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

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
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
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魏冉華陽
君芊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睢為丞相封應
侯

秦二世時丞相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
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

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
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
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
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
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漢武帝時田千秋上言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

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鄉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元帝時京房以孝廉為郎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房嘗

宴見

以間宴時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

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

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

視讀曰示

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

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凋秋榮墮霜不殺水
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
甚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

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

瘡與愈同
愈猶勝也

於彼又

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
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

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諸葛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奸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義之臣率盡苟
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
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
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
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
法善善惡惡所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
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

幸

成帝建始元年丞相御史奏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
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衛
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顛權擅執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
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衛譚舉奏顯不
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
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

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有罪遣就國長以金錢與紅陽侯王立為長求留丞相翟方進劾立懷邪亂政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

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
貴戚強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
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奸雄
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

後漢光武為大司馬時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
之大司馬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念衆軍整
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遵為刺奸將軍
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

卿也

和帝時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御史中丞周
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
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
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
又造作巡守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
私不為國計夫消流雖寡寔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

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壞歸國紆遷司隸校尉

順帝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侍中揚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提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奸萌往

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
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
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奸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
讞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
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惟陛下
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
奏倫深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
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時選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御史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
冀河南尹梁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
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
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

注御謂
進也

京師震竦時冀

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

桓帝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太尉楊秉與司空周景上言曰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

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數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
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東條奏牧守以下旬
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宣等五十
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司空黃瓊上疏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
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
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
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

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
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
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
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
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
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
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

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
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諸梁秉權監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
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
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
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
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

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且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

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亦取封
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
謀共構奸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
陛下不加清激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
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
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所抑無深而不可
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

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時詔三府掾屬舉謠言太尉掾范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為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

靈帝中平元年朱雋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

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若不詳察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常侍趙忠惡之

獻帝時太尉公孫瓚奏論袁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厥行淫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值國家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今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

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洛而主見質紹不能權
譎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迸竄逃亡忝辱爵命背上不
忠紹罪二也紹為渤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不告
父兄至使太傅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紹
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年不卹國難廣自封殖乃多
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
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追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
玉璽每下文書皂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邛

邛口鄉侯
浪反

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效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馬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

忝汚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
豫州刺史驅走董卓埽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
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
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
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
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
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闡其名非先賢蒙被
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

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攻戰
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魏明帝即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闕內侯蔣濟上疏
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
者大臣秉事內外扇動陛下卓然日覽萬機莫不祇肅
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
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
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舍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

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前倘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

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由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追思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齊王嘉平間司馬宣王懿上疏劾曹爽曰臣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陛下所見無所憂苦
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黃門令董箕等才人
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
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
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所親以樹私
計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為都
監專其交關看察至尊伺候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
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

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
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
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
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
后令勅臣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
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
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宣
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

晉元帝時祖約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
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
人所傷疑其妻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
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官選曹
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
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
髮羸小嗔嗜踴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
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

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

簡文帝時博平吳興聞人與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銜賣天官其子壽齡為樂安令賊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姘屬類傾動亂時殺賤人饑流殍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歿命而恒以醉酒見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

國疏奏帝益不平

孝武帝時范甯出補豫章太守甯在郡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守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

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典禮於是甯以此抵罪

宋高祖初尚書僕射王弘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涖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
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
榮授閭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闔闈致茲紛穢
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
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
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喏曾不彈舉
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
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

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
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之位副
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
同秉彛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
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以為
永制

文帝時尚書吏部郎庾炳之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
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

失密奏曰為國為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
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
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邱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
糾不知復何以為治晉武不曰明主斷焉令事遂能奮
發華廩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
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
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
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

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豐既自籍籍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擘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是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蠢既有所啟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

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
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
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
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
此而誣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為之辭雖是令史
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
儔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
皆白衣領職况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

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為肅戒孔萬祀居右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它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

事有諸紘紘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關公雖兄弟曹
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
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
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
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
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
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
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

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
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
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
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
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
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
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黃門
太不政若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

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
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
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
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
下便可間卧紫闈無復一事也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
又以問尚之尚之荅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
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
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

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
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惠之大莫復過此方復
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很恣
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
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
水南恩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
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
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

苟陳穴管今之枉直明白灼然而獻王令王反更不悟
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
畢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
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出外若能脩改在
職者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誦今
愆疊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
聞述且自非殊勲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
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

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臣不能盡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

孝武帝大明中王僧達被誅謂為刺史顏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懷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罪狀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

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富早上是以王叔
作戒子暫為戮未有背本塞源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
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
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翼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
攬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
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
諛忤已輒加鞭辱固顧威靈莫此為甚嚴詔屢發當官
責效竣權恣不行怨對彌起懷挾奸數苞藏陰慝預聞

中旨因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已荷遇之門即加謗
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
激動閭閻未上慮聞內懷猜懼偽請東牧以卜天旨既
獲出蕃怨詈方肆反脣腹誅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
協奸私宣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
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
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
覆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速身居崇

寵奉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母弟恃貴輒戮
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蒞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
物貨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為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
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
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
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
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多虎寇
狼貪未足為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黠化實唯

害馬宜加顯戮以彰盛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臯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

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太祖崩掌吏部江謚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及世祖即位謚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謚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

謚前後罪狀曰謚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
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
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
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
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
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
之效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
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廁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

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蒞湘部顯行斷盜
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設贖舊侶密筵間讌
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
中旨謂販鬻威權奸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
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
輒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
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
毀皇猷遍嗤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

勲戚出撫前王彞則而謚妄發樞機坐構蹈論復敢賤
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
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灾故以申積憤犯上之
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
罪詔賜死

武帝疾篤暫絕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丹陽令
中書郎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
進欲立于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

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
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等為奏曰融
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即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
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僇狡弄聲勢專行權利
反覆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
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
依源據荅詔賜死

梁武帝天監四年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

思聞得失卿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

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續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肫褻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宸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續言不遜妄陳褻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頽續即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續衣冠緒餘

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
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
門墨纒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疊餘翫為
矛盾人而無恒成茲奸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
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篋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褻讒
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
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纒
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

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

太清二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
梁以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臣聞凶人之性
不移天下之惡一也侯景以兇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
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
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
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
下愛匹夫而失與國臣竊不取若猶待其歲暮之效則

彼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為江
淮之純臣乎梁主不能用

後魏宣武帝時侍中甄琛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司徒公
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
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
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隱恩斷近習憲軌
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
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

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
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
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
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
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
奏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
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
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

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
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
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緇
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
樂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

孝明帝正光四年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尚書左
僕射蕭寶夤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
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

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
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罪莫
大於不孝毀則藏奸常刑靡赦所以晉恭獲謗無所逃
死衛汲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況今封豕
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惠居猶子之
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
結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
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

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責玉帛於邱園標忠孝以納賞
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歸心被髮鑿身之苜屈膝而
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欵關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
致貶昔越棲會稽賴宰誥以獲立漢困彭宋實于公而
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
後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間變
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歷昭德塞違
以臨羣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

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何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孝明帝時靈太后返政以元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韓子熙與清河王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擲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綜樞衡

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國自先皇崩殂
陛下冲幼負扈當朝義同分陝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
蠅汗白點黑讒佞是務以元又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
相附託規求榮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
大逆賴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
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大郡刑
賞僭差朝野恠愕若非宋維與又為計豈得全其身命
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紜雜恭慎之心逾深逾

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闔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
諸稟劉騰奏其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駭退騰
由此生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拷掠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王之罪
莫不俛眉飲氣唯諮是從僕射游肇亢言厲氣發憤成
疾為王致死王之忠誠欵篤節義純貞非但蘊藏胷襟
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傳撰顯忠錄區目十篇分卷二
十既欲彰忠心於萬代豈可為逆亂於一朝乞追遺志

足明丹欸又藉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
擅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之詔一
出於又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必其心腹中山
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
略南奔為國巨患奚康生國之猛將盡忠棄市其餘枉
被屠戮者不可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
隴猖狂歷歲為亂荆徐蠢動職此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又執權使四海雲擾自古及今竹帛所

載賊子亂臣莫此為甚開逆之始起自宋維成禍之末
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奸黨迭相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
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抑為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
悽悽之見宜臬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
五族上謝天人幽隔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傳其翼朝野切齒遐邇
扼腕蔓草難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緬追振古當斷
不斷其禍更生況又猜忍更居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

寒心實願宸鑒早為之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
號白日夕泣星辰叩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
夜哭千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獻聖親覽萬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寃毒書奏
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又
死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唐太宗貞觀初上謂侍臣曰朕觀前代讒佞之徒皆國之蝨賊也或巧言令色朋黨比周若暗主庸君莫不以之迷惑忠臣孝子所以泣血銜冤故叢蘭欲茂秋風敗之王者欲明讒人蔽之此事著於史籍不能具道至如

齊隋間讒譖事耳目所接者略與公等言之斛律明月齊朝良將威震敵國周家每歲斲汾河冰慮齊兵之西渡及明月被祖孝徵讒構伏誅周人始有吞齊之心高頴有經國大才為隋文帝贊成霸業知國政者二十餘載天下賴以康寧文帝唯婦言是聽特令擯斥及為煬帝所殺刑政由是衰壞又隋太子勇撫軍監國凡二十年國亦早有定分楊素欺主罔上賊害良善使父子之道一朝滅於天性逆亂之源自此開矣隋文既清混嫡

庶竟禍及其身社稷尋亦覆敗古人云代亂則讒勝誠
非妄言朕每防萌杜漸用絕讒構之端猶恐心力所不
至或不能覺悟前史云猛獸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直
臣立朝廷奸邪為之寢謀此實朕所望於羣公也魏徵
曰禮云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詩云愷悌
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又孔子惡利口之
覆邦家蓋為此也臣嘗觀自古有國有家者若曲受讒
譖妄害忠良必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矣願陛下深慎之

貞觀五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
許譖毀蒙引見遂任心彈射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臣
下無以自安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爭給事中魏徵正
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
毀為是告許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
收其一切乃騁其奸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
之名誣房玄齡斥退張亮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
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

棟梁之任將以言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
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
其齟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踈淺孰能免其
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
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
豈可進奸而自由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
萬紀奸狀漸露仁發亦解出萬紀貶連州司馬朝廷咸
相慶賀焉

太宗時僕州刺史龐相壽貪濁有聞追還解任自陳幕府之舊太宗深矜之使人謂之曰爾是我舊左右今取他物祇應為貧賜爾絹百匹即還向任更莫作罪過魏徵進諫曰相壽猥濫遠近所知今以故舊私情赦其貪濁更加以厚賞還令復任然相壽性識未知愧恥幕府左右其數甚多人皆恃恩私足使為善者懼太宗欣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曰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

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時傅奕為大史令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即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復僵仆遂不復蘇

高宗顯慶元年王義方擢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

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奸義方
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
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
劔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
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藍梅相成不得獨是獨
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光武失之蓬萌
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
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奸

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佞
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
法冠對伏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狡佞恨義
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調露元年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元機作上陽宮制度弘
壯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元機導上為奢泰免其官左司
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奸上特原
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

棄臣於無人之境為忠貞之戒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
肅然

武后神功元年来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
勝計諸武共發其事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
出王及善上言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
吉頊曰俊臣結聚不逞誣搆良善賊賄如山寃魂塞路
國之賊也太后下其奏俊臣棄市仇家爭噉其肉

聖歷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

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每內殿曲宴輒引易之昌宗飲博朝戲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太后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求入供奉醜慢無恥臣職諫爭不敢不奏太后勞之

武后時魏元忠為洛中長史張易之暴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當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年老不若挾太子為久長太后怒元忠謀反下元忠獄竟坐貶元忠高要尉元忠入辭上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

時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妖人迎占言計不軌

宋璟請窮治其奸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彥範諫曰
昌宗謬橫思芑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
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
此凶詭之臣熒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
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
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
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

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人皆懾懼李昭

德每奏其誣罔不道狀卒撈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魯王府功曹叅軍丘悛上疏曰臣聞魏冉誅庶族以安秦忠也弱諸侯以強國功也然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王張祿一言而卒用憂死向使昭王不即覺悟則秦之霸業或不傳子孫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公卿百執具職而已自長壽以來厭怠細政擢委昭德秉摠權綱而才小任重負氣強愎聾盲下民芻狗同列刻薄慶賞多所矯虔聲威翕

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救目羣臣奏請陛下制已曰
可而昭德建言不可制又從之且人臣參奉機密獻可
替否事或便利不豫咨謀而畫可已行方輿駁異是陽
露擅命以示於人歸美引咎誼不類此一切奏讞皆承
風指陰相傳會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
漢夫小家治生千百之貨將以託人尚憂失授況天下
之重可輕委寄乎履霜堅冰須防其漸大權一去收之
良難願陛下察臣之言

時李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李邕文高氣方
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
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
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
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
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
聞道路橫議今籍籍皆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
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

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
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
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
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
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
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
天下惟陛下省察

中宗復位時侍中桓彥範上書誡帝曰道路籍籍皆云

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

神龍元年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待御史范獻

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流普思於儋州餘黨伏誅

景龍元年僧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皇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奏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

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

四年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典朝政紹京縱情賞罰衆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出為蜀州刺史

中宗時崔日用與薛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睿帝即位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暉謀使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曦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流幽求於封州

玄宗開元元年詔周利貞及滑州刺史裴談等皆酷吏宜終身勿齒後利貞復授珍州司馬明年授夷州刺史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

謂英斷殄凶逆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利貞宗武舊黨鉏僂拒敬自陛下登宸極布新政奪其班級遷之遐荒以允天下之望義士猶以罰輕為望今錫以朱紱委以藩維是絀奸不必行也疏入遂寢四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歙縣丞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

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丈夫欲滅奚契丹
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上惜其才赦之張九齡固
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
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德宗時起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草詔見宰
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
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
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作詔詔

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

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己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
挺自是陞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時判度支班宏卒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
贄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奏曰臣聞君子
小人用舍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
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蟲

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
克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蚩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
易長畝而蒸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
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
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讎
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
善之覺，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
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

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
良曾是培克歛怨以為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
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
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
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
險以傲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
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
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

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徃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奸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

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倘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

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寔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扣雇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網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罵聲沸

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
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
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
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
支勾覆又有御史監令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
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
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
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悉
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
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
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計兩司既相
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
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
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詳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

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
支奸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
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費罔上
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貨財
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
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
齡險猾售奸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
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

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
官物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
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
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
逋欠妄云察獲奸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
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
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攷數或准法免徵或經
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

或没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奸威既沮於四方檢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

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
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准平
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便下徵重困疲忙展
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
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利
徵固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
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
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

賸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
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
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
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復絕
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
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
之儲循環轉輸不得缺數近者三鎮告急俱稱絕糧陛
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

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缺乏之希顏懼其推互邀
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鑒其所奏翻謂
軍吏不誠遂遣中書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
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
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榮靡替其為盡媚曠代罕聞此
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
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
舉錯係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

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揚國忠為吏部尚書丞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缺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隳省署之儀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飲宮廚之膳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撻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

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
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
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斃法求
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
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
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
亂繩鑒照之下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
而奸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

質而加之狂躁滿盈既惜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奸賊無不狼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芑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

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主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

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
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
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
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
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缺糧資將帥每使申論延齡
率皆毀訾或指証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
或憶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
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

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豐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缺敗蔑彼彞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蟻污清明之朝此

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
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
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畧無了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
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
費損尤多吏因生奸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
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
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

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
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
齡悉隳舊制但飾奸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剝利
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霜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
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
求買何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
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
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

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
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
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
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
七而重之以耗數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
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
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
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

強直可肅奸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
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
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
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
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
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
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
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

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奸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

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奸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

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
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
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
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
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賂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

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覩之矣而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

步出視賊軍其人慤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
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
缺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
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
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
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旬而衆無
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
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

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蟲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
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有哉故藏於
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
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
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
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
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
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

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

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係於所
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槁之
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灾
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
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
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
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
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

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
可倘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

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微
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
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
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
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係豈
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
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
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須不為是恥

過作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
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
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
默寢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
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
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

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沈浮免貽
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
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達權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
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展一紀于茲聖
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
硯覩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
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

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
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
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聽為國熟慮社稷是賴
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
惶誠恐頓首再拜

時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克等帝怒甚無敢言右諫
議大夫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
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慊慨引誼

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憲宗時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

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時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時五坊使楊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

人中丞肅俛劾之裴度以為言上曰姑與卿論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京輦上召朝文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時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稹以裴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用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

清朝迂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闡奸臣必亂天下是則
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
陛下覺悟斷制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
奸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理亂山
東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
自平若奸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上不得已罷弘簡
樞密禎解翰林而恩遇如故

時昭義軍監軍劉承偕太后養子恃恩陵轍節度使劉

悟悟執承偕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何如處置對曰承偕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不得已流承偕於遠州

文宗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中書侍郎李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頽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
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
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
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
官德裕握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
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

武宗會昌四年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得幸李德
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宮中無事

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時邢洺磁三州既降郭誼懼謀斬劉稹以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李德裕對曰劉稹年少懦弱驂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為然乃斬之

宣宗時京兆尹韋澳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如何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晉高祖天福間楊昭儉為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

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封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
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
闕今則諍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
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司銜
寃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寬仁
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
吏始訴寃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蕃苟安跋扈之心莫恤
寃抑之苦願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宋仁宗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為丁謂復還殿中侍御史陳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色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用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景祐元年監察御史裏行孫沔奏論許申妄薦狂人疏

曰臣聞左道亂政大奸不可逃刑閑邪存誠明哲故能
早辨言偽既誅於兩觀德凶必屏於四方俾諸諂佞之
臣以絕傲求之路竊見三司判官工部郎中許申久塵
寵祿莫著功名昔居刑獄之司劾無狀而寢命後列尹
京之幕起公議以歸班既已黜而復升見多岐而挾詐
近者風聞罷官漕運入覲闕庭旋列計司累膺殊用不
思展效唯急趨時乃妄薦於狂人妄言精氣俾先容於
內寺上瀆威顏而況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毫芒之失為

害必深呼吸之中其慮安測古人謂服藥有害微臣謂
行氣亦然豈可肆行幻惑抑泌以合煉丹藥終不免誅
杜景之求訪異人盡為怪誕苟久習於左右必貽患於
君親衆實有言罪當無赦又聞錫以白金五百兩無名
受寵亦駭聽聞忝為人臣不知忠孝接引詭道狂冒天
聽盜竊厚恩益長奸弊將巧圖於進用必有玷於觀瞻
大柰國綱宜除君側伏望追還所賜免標濫賞之名黜
去匪人以杜傾邪之漸

景祐中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孫沔為陝西轉運使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於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

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彘貨悖天
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
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
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
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
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
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儉邪
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欺塞公

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脩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慶歷三年侍讀學士歐陽脩上奏曰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為踈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奸

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淑自来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為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況今文章之士為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勅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

華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為明主所棄只如徐鉉胡旦
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
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叔居開封過失極多然
止是一府之害今在朝廷若有所為少肆其志則害及
忠良沮壞政治是為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
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為惡出於天性恐不能
後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
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脩又奏曰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奏求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奸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別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奸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為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人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為奸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肯行若

不自退則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為得計不肯悛
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
為陛下除去奸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
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羣小三四日來外
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
三十年出入朝廷奸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
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
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

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
奸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以彰聖明之德

脩知諫院又上奏曰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勅節文諸路
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
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
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
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蓋為知州王茂先年
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

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恣其劫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彼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勅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盖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

洎張昇伏乞依詔勅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

脩又上奏曰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昇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內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段生事

及部內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內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勅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頗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則更無稟畏必效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

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
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效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
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
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
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
勢又其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
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
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為例是則朝廷

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慶歷四年脩又上奏曰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持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

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損害舟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

為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強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

菜之類細碎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
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
窘迫乏用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
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
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
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
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
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

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知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

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

脩又上奏曰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

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行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脩又上奏曰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人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鑒前弊故先慎擇官吏務欲脩整綱網昨準宣頭節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

才因循不切，紕舉却致臨事闕誤。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州、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搖，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為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脩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藉多端，又為按察使張昱之奏論罷為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

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慎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廝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閒處可畜養之況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之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七十四